

责编/乐建中
审读/胡红亚 美编/徐哨

我的小学我的同学

王建勇

我的小学是在江北区慈城镇西南约5公里处的乍山(今乍浦)黄山崇本学校就读的。我们这一届因是春季开学,所以小学读了5年半。

陈军是我小学同学,我们家都住学校西边,我家距学校约200米,他家离学校约300米。

我家住路边,所以陈军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我家门口,经过时,他总会停下来看一看我在不在家。我在,他就会等着我,然后一起去学校。

他是家里独子。他爸爸在镇上工作,那时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休息天才回家。他妈妈在离家不远的乍山供销社当经理,齐耳短发,清爽干练。他家里还有爷爷。所以他家平时就他、他妈妈、他爷爷三个人,家里的饮食起居由他爷爷负责。他爷爷很少让他出来玩。有时,他会约我去他家跟他一起做作业。

记忆中,他妈妈削苹果的水平很高超。有一次去他家,他妈妈给我削苹果,只见她左手拿着苹果转动,右手拿刀削皮,转瞬就把苹果削好了,而且削下来的苹果皮是一圈一圈连在一起的。

后来我学着她的样子削苹果,可总是断皮,有时眼看大功告成,正暗自高兴,突然苹果皮又断了,让人扫兴。看来削苹果皮,也是技术活,得有“两下子”。

那时,放假“家访”是崇本学校的传统,此时老师会特别忙。有时老师忙不过来,会叫我和陈军同学帮忙一起写“成绩报告单”。其实我们只是抄写,评语是老师写好的。报告单除了每个同学姓名不一样,成绩不一样,评语都是一样的。记得老师写的评语是这样的:该生在校学习认真,尊敬师长,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希望以后能继续认真学习,再接再厉,做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

抄写之前老师会给我们一张划有方格的纸,叫我们把这张方格纸上放在写评语的空白处背面,把老师写好的评语一个字一个字工整地抄写在隐约可见的方格内即可。抄写时间长了,老师会叫我们休息一下。此时,老师会拿出兰花豆、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犒劳我们。

有一次老师还煮汤圆给我们吃,一边吃汤圆,还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说:以前有两个学生,老师给他们每人一碗汤圆,吃完了,老师问两个学生,你们各吃了几个汤圆?一个学生说:12个。另一个学生说:不知道。后来,一个说吃了12个的学生,考上了状元。一个不知道吃几个的学生,没考上。当时,老师虽然没问我们吃了几个,但我和陈军同学还是面面相觑,好像都在问对方你吃了

几个。

记得有一年,乡里要举行“六一”文艺演出,学校决定排演一出歌舞,伴奏乐曲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在北京的金山上》。虽然学校确定了伴奏乐曲,但学校竟没有这首歌的词曲。

于是班主任就叫我和陈军同学前去邻校求助。到了邻校,已是中午时分,音乐老师恰好回家吃饭去了。一个热心的学生自告奋勇,说认识音乐老师家,愿陪我们前去。

到了音乐老师家,当我们说明来意,他当即放下身边的事,边哼边唱帮我们记好了词曲。

六月的骄阳如火如荼,当我们回到学校,早已汗流浹背。

那时学校没有电扇,班主任见状,就对正在午睡的同学说:“同学们都起来,你们每个人给王建勇、陈军同学各扇一百下!”

同学们纷纷起来,轮流为我们挥动扇子,周围阵阵凉风将我们包围,顿时我们身上的热气渐渐散去,而同学们仍兴奋地数着“一、二、三……”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这次演出我们学校得了一等奖。

1977年5月的一天,老师通知我们每人需上交两张一寸照片,这意味着我们小学时代的结束。当时乡里没有照相馆,也没有公共汽车。于是,我跟陈军同学约好星期天一起去慈城照相馆拍照。

那天一大早我们就从家里出发,经双顶山、屠家桥、胜利粮站、太平桥、西门口,到西门口后,又往东走一里多,在市心口右转过解放桥,就到了慈城照相馆。

在照相馆里,相机被高高的三角支架支撑着,还用大黑布覆盖着,像个庞然大物。拍摄时,摄影师叫我们走到相机对面的凳子上坐下。

“挺直腰,向左转头点,头低一点,眼睛看着相机,笑一笑,抿嘴,好好好,别动……”摄影师手里捏着个红色的皮球,只听“咔嚓”一声,摄影师随声说,“好,下一个。”

后来才知道,摄影师手中这红色的“皮球”叫“球囊式快门开关”。

去的时候为了赶路,我跟陈军同学行色匆匆,回来时,我们就有点悠闲。从照相馆出来后,我们先在旁边的新华书店逛了一下,然后,边走边看街边的风景,看到飞翔的蜻蜓、曼舞的蝴蝶就上去追逐,一路玩耍。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毕业考试,领毕业证,也领取了我们在崇本小学的第十一张“三好学生”奖状,我和陈军同学结束了小学五年半的同窗学习,也结束了我们的小学时代。

烟雨栖霞坑

严明夫

“梅雨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进入梅雨季节,江南一带,雨便成了天气中的主角,雨雨雨,下不完的雨。这会儿趁着雨稍稍停息一下的间隙,我就打算驾车去向向往已久的栖霞坑古村游玩。

“唐诗之路”、“王羲之后裔”、“古廊桥”、“诗意楼霞”,久闻古村落的大名,虽然与我老家相隔几座大山而已,驱车也不过半小时,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成行,今天有空心血来潮想去一游。可到半路,雨又瓢泼似的倾泻而下。驶入新建的宽阔的柏油马路,跨过高大雄伟的四明大桥,汽车导航提示过桥右转。停下车,看看这雨一点没有要停歇的迹象。去还是不去?去,雨天驶入山道毕竟有风险;不去,远道而来前功尽弃。犹豫片刻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山谷驶去。

路面变窄,几经峰回路转,驶入深山腹地,终于到达。走下车,打开伞,抬头望去,山高林密,山谷狭长,好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古村落。两边高山耸立,在雨雾中望不到顶。翠竹掩映,树木葱茏,满眼是绿,青山经过雨水的洗涤变得更加翠绿。房屋依山傍水,一条溪流穿村而过,把村子一分而二。房前屋后一块块犄角旮旯里种的玉米、梅豆、向日葵、苋菜,显得蓬勃嫩绿。

雨越下越大,啪啪的雨滴声和哗哗的溪流声,更显山村的宁静,村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此时,我好像成了一个没人欢迎的不速之客,难道来得正不是时候?

沿着村道往上走,湍急泛黄的山水在溪中奔腾而下,几只鸭子受惊纷纷爬上岸边歇着。溪上横跨着一座又一座桥,有现代的,有古代的;有石头砌成的,有水泥浇筑的;有拱桥的,有梁桥的,形态各异,大小不一。我打伞从这座桥上过,又从那座桥上回,迂回曲折而上,并细细打量拍照。最吸引我的是那座古廊桥,叫长安桥,横跨六七米宽的溪面上,整个拱形全是乱石砌成,且没有一点水泥掺和,却坚固如磐,充分显示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力量。桥面也是用乱石拼砌,宽

约四米,踩在上面犹如在地面,用力蹬脚,没有一点震动。用砖木瓦做的廊檐经岁月侵蚀,显得斑驳苍老,却完好无损,在廊下休憩、纳凉、闲聊是最好不过了。桥头两棵樟树老干虬枝,像沧桑的老人默默陪伴着古桥,巨大的树冠像大伞,为古桥遮阳挡雨,历经风雨,历经春秋,廊桥不辱使命,承载着两岸的通行,依然坚固如旧。

雨打湿了裤脚,尽管打着伞,我只好躲到屋檐下避雨再行。一路行来,虽有破败倒闭的房子,但更多的是保存完好的、得到整修的,还有新建的别墅楼、村办公楼、农家乐。钢筋水泥、铝合金窗、瓷砖外墙,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显示了山村的日新月异。那些古建筑祠堂庙宇修葺一新,红漆柱子与雕梁画栋让人耳目一新。有的古建筑改成了老年协会,里面声音嘈杂,原来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玩麻将看电视,还有闲聊的。

走到了村子尽头,连接的是通往余姚-嵊州的栖霞坑古道,唐诗之路中著名的一段。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此写诗作赋。晚唐时期的陆龟蒙、皮日休,明清两代的沈明臣、黄宗羲、全祖望等等,都曾为栖霞坑留下了诗篇——“云南更有溪,丹砾尽无泥”、“云南背一川,无雁到峰前”……“云”是指雪窦山,因雪窦山海拔较高,常在云雾之中,雪窦山之南的栖霞坑,则被称为“云南”。

雨渐渐变小了,回头俯瞰,青山黛瓦,小桥流水,烟雾弥漫的古村更显神秘传奇。

尽管天堑变通途,从栖霞坑到唐田可以驾车直达,但还是有各地游客绕道而来,重走唐诗之路,感受“连峰数千里,修竹带平津”的诗意风光,体验“千山竞秀,万壑争流”的壮观景象。

栖霞坑地处大山峡谷,四面环山,找不到一块平坦的田地,但这里古建筑却保存完好,不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把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心底了。